

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第六十七回考析

庞 英

一、列藏本第六十七回概况介绍

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之抄本《石头记》第六十七回，如同全部抄本一样是用墨笔抄写在乾隆时质地很薄的黄色的普通竹纸上。因年久边缘有些损伤，后来经人重新装订过一次。为了不使抄本再破坏下去，装订者就将乾隆帝的御制诗（亦是黄色的竹纸）第五集，卷十九、二十、二十一，反折过来作了胎本，加以裱褙。

列藏本第六十七回共有三十四页（68页），每页八行，每行二十字。第一页第一行顶格题“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第一页第二行和第三行低一格写回目“馈土物颦卿念故里，讯家童凤姐蓄阴谋”。第四行起从顶格转入正文。全回用楷书体抄之。按笔迹观之，抄者当为二人。

二、列藏本第六十七回的增添删改情况

该回在文字上有增添和删改之处。旁添的字共有十八字，被删去的字共有三十二字，而圈或点改的字为七十九字。现将抄本中所圈改、勾点、圈去、旁添的字列举如下。

（1）圈改的字：

柳湘莲——有五处‘湘’字原作‘香’，后改为‘湘’。

择吉日还娶过门等事——‘还’字圈改为‘好’。

货物——有一处写作‘贷物’，后将‘贷’字圈改为‘货’。

说由未了——‘由’字圈改为‘犹’。

伙计们——简体字的‘伙’有六处被圈改为‘夥’。

辛辛苦苦的来回几个月——‘几’字被圈去，旁改为‘幾’。

那样一个年轻聪明的人——‘轻’字圈改为‘青’。

在这房前左右的庙里寺里——‘房’字被圈改为‘方’。

躲藏着罢烈——‘烈’字圈改为‘咧’。

在者你妹妹才说——‘在’字圈改为‘再’。

把魂下吊了——‘下’字被圈去，改为‘唬’。

父母双忘——‘忘’字被改为‘亡’。
支身一人——‘支’字被圈改为‘只’。
这如今该好些——‘该’字点改为‘才’。
把人看的平常小气了——‘气’字被圈为‘器’。
见了就一声就完了——‘就一声’的‘就’字被圈改为‘说’。
无奈知得同宝玉去了——‘知’字圈改为‘只’。
未勉说了些店内发货账目之事——‘勉’字圈改为‘免’。
鸡鹅鱼鸭仙环海味美品佳肴——‘环’字被圈去，旁改为‘珍’。
能带了多少东西来格的住送我们这么些处——‘格’被圈改为‘搁’。
一则道谢二则着的一个人在房里坐着——‘二则着的’中之‘着’字被改为‘省’。
反到要受病的罢咧——‘罢咧’二字被圈去，旁加一‘呢’字。
因此偏牛着他寻些事情作作——‘牛着他’三字被点去，旁写‘故意’二字。
一般里也混过去了——‘里’字点改为‘儿’。
能代了多少东西来——‘代’字涂改为‘带’。
你们悄悄这一个们里头这就是两分儿——‘们里头’之‘们’字圈改为‘门’。
璉二奶奶——‘璉’字被圈为改‘琏’。
一定要当面交给才篋么——“篋”字被圈去，旁添一“算”字。
赏了我们一吊不——‘不’字点改为‘钱’。
怡红院——‘怡红院’有两处写作‘怡红苑’，后‘苑’字被圈去，旁改为‘院’。
葡萄——‘葡萄’的‘萄’字有五处写作‘葡桃’，后‘桃’字皆被圈改为‘萄’。
这么果木树上长虫子——‘么’字圈改为‘些’。
满满的围来螫——‘螫’字圈改为‘宗’。
可恶着烈——‘烈’字被圈改为‘呢’。
热透了——‘热’字点改为‘熟’。
没热吃不得——‘热’字点改为‘熟’。
挨炕沿足踏上坐了——‘足’被圈改为‘脚’。
馥的老祖宗喜欢罢烈——‘罢烈’二字被圈去，旁添一‘呢’字。
我们奶奶鲜罔的宝见疙疸儿——‘鲜’字被点改为‘解’；‘见’圈改为‘贝’；‘疸’点改为‘瘩’。
又半平儿叫入房中——‘半’字圈改为‘把’。
旺儿说还是二爷没起身的头里——‘没’圈改为‘没’。
满嘴里糊说——‘糊’字圈改为‘胡’。
他怎么没有跟二爷去呢——‘么’字圈改为‘么’。
二爷同珍大爷珍哥——‘珍’字被圈去，旁添一‘蓉’字。
将此话转告诉了珍大爷珍大爷告诉了珍大奶奶——三个‘珍’字皆改为‘珍’。
珍大爷还给了两口人使唤——‘口’字圈改为‘个’。
还要商晁给尤三姐说人家——‘晁’字圈改为‘量’。
只气得痴呆了半天面如金子——‘子’字涂改为‘纸’。
是个弃旧还新的个坏货——‘还’字被圈改为‘怜’。
多早晚在卧面闹一个很没脸——‘卧’字圈改在‘外’。

他眼饶人家才引诱他罢咧——‘饶’字被圈去，旁写一繁体‘饒’字。

原是个浑账烂桃——‘浑’字圈改为‘混’。

他在一边缸沿儿上站着看热闹——‘缸’字圈改为‘干’。

话着作什么呢——‘话’字圈改为‘活’。

偏有不董眼的几起子回事的人——‘董’字点改为‘懂’。

我白有些头痛——‘白’字点改为‘不过’。

已经倘了一倘儿好了——两个‘倘’字皆圈改为‘歪’。

(2) 被勾、点和圈去的字：

薛蟠说着说着眼圈儿又红上来了——重叠的第二个‘说着’，被圈去。

紫鹃只在一旁劝道说姑娘的身子多病——‘说’字被圈去。

是为姑娘病急于要好——‘为’字被圈去。

不是因素日从忧虑过度上伤了气血多了得的么——‘多了’二字被圈去。

原来就是柳大哥么早知早知是他——第二个‘早知’二字被圈去。

你只管说你要不必拉扯上我们不我们的——‘要’字被点去。

二则省的一一个人在房里坐着——点去第二个‘一’字。

宝钗对宝玉云果有鬼你又该该哭了黛玉因此笑道——‘因此’二字被圈去。

赵姨娘心想若是那林姑娘也罢么也没人给他送东西——‘也罢么’三字被点去。

因此便着丰儿他拿进去回了出来说——点去‘他’字。

因见袭人便问往那里去——圈去‘便’字。

一嘟噜一嘟噜的套上免得免得翎禽草虫遭遇——第一个‘免得’二字被点去。

袭人说我方才告诉你口袋的话——点去‘我’字。

平儿忙自己端了茶来——第二个‘了’字被点去。

那里还有功夫作这些呢要紧要紧的我都丢开了——重叠的第二个‘要紧’被点去。

你就是私自封了奶奶——点去‘是’字。

什么事是我同爷爷干的——‘是’字被点去。

看见过尤二姐几次——圈去‘过’字。

弃旧怜新的个坏货——‘个’字被圈掉。

家花那有野花的香——圈去‘的’字。

吃不了兜着走呢连说是珍大闹了半天——句中之‘要’和‘连说是珍大’六字被勾去。

收拾东厢房表糊铺设等语——点去‘语’字。

皆不知为何原故——‘为何’二字被点去。

(3) 旁添的字：

他们二人齐齐全全的——第二个‘全’字为旁添。

姑娘的病急于要好——‘于要’二字为后加。

怎么没见过世面也到不了这一步田地上——‘不’字旁添。

薛蟠说谁知道果能如此到好罢咧——‘说’字为后加。

这么些处你还剩什么呢——‘么’字为后添。

我如今果然爱什么——‘然’字后加。

我说琏二奶奶不在家知道交给谁呢——‘说’字旁添。
我也知道林姑娘的那些原原故故的——‘也’字旁添。
宽解了他一会子才好了——‘了’字后加。
叫管事的作去罢——‘作’字旁添。
正是凤姐与平儿议论贾琏之事——‘平’字后添。
这个洋锦——原无‘洋’字，为后加之。
兴儿正在外边同小人儿们顽笑——儿字原无。
并不敢隐瞒——‘敢’字为后加。
到外面伸了伸舌头——‘伸了伸舌头’原为‘伸了舌头’。

上面所列举的圈改、点改和增删文字的笔迹跟正文的笔迹有很大差别，其墨色亦较淡，显然为后人所为。其中圈改或点改的字，有的是因抄手不大认识草字或连笔字而误抄或错抄的（如把减笔字的‘几’误抄作‘儿’，把‘省’字误抄成‘着’，把‘货’字错写为‘贷’字，把‘蓉’字写成‘蓉’，把连笔的‘活’字误抄为‘话’，而把俗写的‘钱’字抄成‘不’等）。有些错别字看样子可能是过录底本上原来就有的。如‘说犹未了’的‘犹’字原作‘由’，‘葡萄’的‘萄’字写作‘桃’，又在‘面如金纸’的‘纸’字作‘子’，把‘不懂眼的’‘懂’字写为‘董’等）。但有数处显然是改写，不过有的地方却改得不甚妥当。如把薛宝钗说的‘因此偏牛着他寻些事情作作’一语中的‘牛着’二字点改为‘故意’，岂不知‘牛着’是方言，比‘故意’二字要活泼自然得多。又如凤姐云：‘我白有些头痛’后人把它改写为‘我不过有些头痛’，这种改写都大有失真之嫌，至于删去的字，大半也是属于修辞方面的，有几处也不见得高明。如薛蟠向伙计们叙述着他寻求柳湘莲踪迹的经过时，薛蟠说着说着眼圈儿又红上来了’。后人把重叠的‘说着说着’改为‘说着’，这就不如原文那么自然生动了。再如紫鹃劝黛玉云：‘不是因素日从忧虑过度上伤了气血多了得的么’，另笔把‘多了’二字圈了去，这样一来紫鹃的口气就不如未删前的口气恳切和委婉了。那些增加的字基本是按辞意填补上去的，故都很合情合理。

三、列藏本六十七回文字特点的分析

列藏本第六十七回文字跟己卯、全抄、程甲和程乙诸本第六十七回文字校勘的结果，其异文共有403条。其中列藏本跟己卯本、全抄本、程甲本和程乙本之间的异文占310条。己卯本、全抄本、程甲本、程乙本在文字上虽亦有差别，但其性质与列藏本跟上述各抄本之间的异文则迥然有别，现举数例以资说明：

(1) 宝玉收到宝钗赠品之后，前去探望黛玉，适值颦卿见土物念故里而涕泣。己卯本下
文作：

‘宝玉明知黛玉是这个缘故却不敢提头儿，只得笑说道……’

列藏本作：

‘宝玉他本是聪明人而且一心总留意在黛玉身上最重，所以深知黛玉之为人心细心窄而又多心要强，不落人后。因见了人家哥哥自江南带了东西来送人，又系故乡之物，勾想起别的痛肠来是以伤感，是实。（‘是实’二字当为批语——笔者按）这是宝玉他心里揣摩黛玉心病，宝玉却不肯明明说出恐黛玉越发动情乃笑道……’

列藏本的这一段文字比己卯本多五倍强，它比较细腻地描绘了宝玉处处体贴黛玉的心情。

(2) 再看列藏本六十七回回末的一大段文字，从袭人探望王熙凤起直到王熙凤审讯家童为止，共有3424字，其内容虽与己卯本大致相同，但在细节的安排上和叙述上却有差异，列藏本这一段文字的着眼点是放在凤姐的蓄阴谋上，而已卯本则偏重于审讯家童上。因此两本的笔法和结构都有区别，今试举其中的一小段以供对比：袭人来到凤姐院中，下文：

己卯本作：“一到院里只听凤姐说道天理良心我在这屋里熬的越发成了贼了袭人听这话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来又不好进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问道平姐姐在家里呢么平儿忙答应着迎出来袭人便问二奶奶也在家里呢么身上可大安了说着已进来凤姐姿着在床上歪着呢见袭人进来也笑着站起来说好些了叫你惦记着怎么这几日不过我们这边坐坐袭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该天天过来请安才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静静儿的歇歇儿我们来了倒吵的奶奶烦凤姐笑道烦是没了的话倒是宝兄弟屋里虽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个照看他也实在的离不开我常听见平儿告诉我你背地里还惦记着我常常问我这就是你尽心了一面说着叫平儿挪了张杌子放在床边让袭人坐下丰儿端进茶来袭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罢一面说闲话儿只见一个小丫头子在外间屋里悄悄的和平儿说旺儿来了在二门上伺候着呢又听见平儿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来再来别在门口儿站着袭人知他们有事又说了两句话便起身要走凤姐道闲来坐坐说话儿我倒开心因命平儿送送你妹妹平儿答应着送出来只见两三个小丫头子都在那里屏声息气齐齐的伺候着袭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

列藏本作：

“正是凤姐与平儿议论贾琏之事因见袭人他是轻易不来之人又不知是什么事情便连忙止住话语勉强带笑说道贵人从那阵风儿刮了我们这个贱地来了袭人笑说我就知道奶奶见了我是必定要先麻犯我一顿的有什么说呢但是奶奶欠安本心垫着要过来请安头件琏二爷在家不便二则奶奶在病中又怕嫌烦故未敢来想奶奶素日疼我爱我的那个分儿上自必是体谅我再不肯恼我的凤姐笑道宝兄弟屋里虽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个儿照看也实在的离不开我常听见平儿告诉我说你背地里还垫着我常问我听见就很喜欢的什么似的今日见了你我还要给你道谢呢我还舍得麻犯你吗我的姑娘袭人说我的奶奶若是这样说这就是真疼我了凤姐拉了袭人的手让他坐下袭人那里肯坐让之再三方在挨炕沿脚(原作‘足’，后改为‘脚’——笔者注)踏上坐了平儿忙自己端了茶来袭人说你叫小人儿们端罢劳动姑娘我到不安一面站起接过茶来吃着回头看见床沿上放着一个活计篋箩儿内装着一个大红洋锦的小兜肚袭人说奶奶一天七事八事的忙的不了还有工夫作活计么凤姐说我本来就不会作什么如今病了才好又兼着(原作‘着兼’，另笔勾改之——笔者注)家务事闹个不清那里还有功夫作这些呢要紧紧(重叠的‘要紧’被点去——笔者注)的我都丢开了这是我往老太太屋里请安去正遇见薛姨太太送老太太这个洋(‘洋’字旁添——笔者注)锦老太太说这个花红柳绿的到对给小孩子们作小衣小裳儿的穿着到好顽呢因此我就问老祖宗讨了来了还惹的老祖宗说了好些顽话说我是老太太的命中小人见了什么见了什么拿什么惹得众人都笑了你是知道我是脸皮儿厚不怕说的人老祖宗只管说我只管装听不见拿着走所以才交给平儿先给巧姐儿作件小兜肚穿着顽剩下的等消闲有工夫再作别的袭人听毕笑道也就是奶奶才能勾逗的老祖宗喜欢罢烈(‘罢烈’二字被圈去，旁添一‘呢’字——笔者注)伸手拿起来一看便夸道果然好看各样颜色都有好材料也须得这样的巧手的人才对况又是巧姐儿他穿的抱了出去谁不多看一看又问道巧姐儿那里去了我怎么这半日没见他平儿说方才宝姑娘那里送了些顽的东西来他一见了狠希罕就摆弄着顽耍了好一会儿他奶妈儿才抱了出去想是乏了睡觉去了袭人说巧姐儿比先前自然越发顽了平儿说小脸旦子吃的银盆似的见了人就赶着笑

再不得罪人真真是我们奶奶的解（‘解’字原作‘鲜’后点改之——笔者注）闷的宝贝（‘贝’字原作‘见’后圈改之——笔者注）疙瘩（‘瘡’字原写作‘痘’，后点改为“瘡”——笔者注）见凤姐便问宝兄弟在家作什么呢袭人笑道我才是求他同晴雯他们看家我才告了假来了可是呢只顾说话我也来了好大半天了要回去了别叫宝玉在家里报怨说我屁股沉到那里就坐住了说着便立起身来告辞回怡红院（‘院’字原作‘苑’，后圈改为之——笔者注）来了”。

己卯本的文字显然是在为即将展开的审讯家童的场面安排下一个富有紧张气氛的序幕，而列藏本的文字则着重于刻画袭人的那种善于阿谀奉承的性格，故大部分文字都放在袭人和凤姐的对话上。

各抄本间的异文孰优孰劣殊难一概而论。冯其庸先生在其《论庚辰本》中对戚蓼生序本的文字，比己卯本系统的文字似乎贬多褒少。我手中既无蒙古王府本，又无戚蓼生序本和晋本，但仅凭冯其庸先生在其《论庚辰本》一书中所引录之一段（见冯其庸：《论庚辰本》，1978年，67—71页）相比来看，列藏本六十七回的文字当属戚序本系统的文字。如果真如此，则拙见就与冯先生的看法略有出入了。浅见认为，两种系统的文字各有千秋，仅举一小例以供对比。如黛玉因见故土之物，伤感而流泪，其侍女紫鹃在一旁竭力劝解，却无效果。正值为难之时，忽闻小丫头子在院内说：宝二爷来了。

己卯本下文作：

‘紫鹃忙说：请二爷进来罢’

而列藏本则作：

‘紫鹃忙说：快请’

这‘快请’二字比起己卯本的‘请二爷进来罢’的口气既诚恳又爽快，它把紫鹃当时的那种求自不得的焦虑心情跃然纸上。

（3）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列藏本系统的第六十七回的文字跟己卯本系统第六十七回文字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的差别。例如，凡是读过《红楼梦》者关于曹雪芹在创造人物性格甚至形象方面不难得出，《红楼梦》作者有意使晴雯、伶官等属于黛玉一型，而袭人的为人处事近似于宝钗类型的印象，禀性纯正的晴雯一向对那位专以阿谀谄媚及奉承主子为能事的叭儿狗——袭人的一切作为都是加以无情的揭露和讽刺的，而在列藏本第六十七回中的晴雯得知袭人要趁贾琏外出，前去探望病凤姐时（其目的亦不外乎是为了巴结那位贾府统治力量的执行者）时，不但不表示憎厌，反而加以赞扬云：‘这却是该的，难得这个巧空儿’。而已卯本系统第六十七回文字中的晴雯则不然。例如，当袭人要到凤姐处去时，临行前吩咐晴雯‘好生在屋里别都出去了叫二爷回来抓不着人’，晴雯道：‘啵哟这屋里单你一个人惦记着他我们都是白闲着混饭吃的’。这里的晴雯跟其他各回中那位心直口快的勇晴雯的性格很合拍。由此可见，列藏本系统第六十七回文字中的个别人物还未定型，尚待提炼和统一的过程中，故当推其为“石头记”创造过程中的早期文字。

总之，列藏本第六十七回的文字有其独特之处。某些地方乍看起来似乎不关宏旨，但实质上正是这些所谓不关紧要的地方却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各抄本之间的关系和加深了解曹雪芹的全部创作过程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一九八三年春节前夕于列宁格勒